

夏伯渝： 珠峰之巅 梦想不停

本报记者 刘 晓

在珠峰7900米雪坡上，暴风雪漫天席卷。年轻的向导突然发现，夏伯渝假肢上的螺丝钉掉了一颗。

“白雪皑皑的雪地里，一颗小小的白色螺丝钉，一般人很难看到。要不是及时发现，假肢很快就会松散脱落……”回忆起两年多前成功登顶珠峰的场面，71岁无腿登山家夏伯渝最先想起的，却是那颗失而复得的螺丝钉。

40余年，终被珠峰“接纳”

2018年5月，那是夏伯渝人生中第五次“冲峰”。1975年，24岁的夏伯渝跟随中国登山队承担首次精确测量珠峰高度的任务。下撤过程中，由于睡袋没给队友，他的双脚被冻坏死、被迫截肢。

躺在病床上，听到9名队员成功登顶的消息，夏伯渝眼眶直打转。灰暗之时，一句话让他重新燃起希望——一名来华传授经验的外国专家看到夏伯渝的情况后表示，如果装上假肢，不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且可以再登山。

“那个时候，我是多么希望听到这样的声音。”夏伯渝说，“当带上假肢、第一次站立起来时，我决定还要去登山。”

山再高，高不过登山的人；路再险，挡不住勇敢的心。没有脚就不能登珠峰？夏伯渝不信命，也不信邪。一双假肢、一颗雄心，是他冲顶珠峰最重要的依托。

穿着假肢登山，难度超乎想象。由于没有踝关节，上山时只能靠假肢的“脚尖”走，很容易打滑摔跤；假肢没有感觉，只有传递到腰上才能做出反应……与普通登山者相比，同样的攀登距离，夏伯渝要花上两倍甚至更多的时间。

为此，夏伯渝几十年来坚持着日复一日的训练：从清晨5时开始，完成一个半小时的仰卧起坐、背飞、引体向上后，再去爬香山或是进行10公里的快速徒步，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40余年间，夏伯渝数次攀登珠峰。雪崩、大地震、暴风雪……他屡屡与死神擦肩而过，也与珠峰遗憾错过。2014年，他在珠峰大本营遭遇雪崩；2015年，他在突击顶峰时遇到尼泊尔8.1级大地震；2016年，他在距离峰顶不到百米时遭遇暴风，为了夏尔巴向导的安全放弃冲顶……

这几年，每次去登山前，他总是安慰家人“这是最后一次了”。终于，在第五次冲顶时，用夏伯渝自己的话来说，珠峰“接纳”了他。

激励年轻一代为梦拼搏

“2018年攀登冲峰是这么多年来最危险也是最困难的一次，我们从珠峰大本营一出发，就遭遇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夏伯渝回忆道。

“因为一直在吃溶血的药物，身上一旦出现伤口就会血流不止。”除了惊险的螺丝钉，腿上的血栓也让夏伯渝攀登的每一步都走得缓慢、更小心。

更大的挑战出现在冲峰之后——

还没来得及享受登顶的喜悦，暴风雪突然而至，身边一片白茫茫。

这回肯定下不去了，夏伯渝说。

“但在山上通话的时候，我跟爱人保证，一定要平安回家。”夏伯渝说。于是他拉着从山顶降下的路绳，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往下挪。长时间的攀登让他的双腿肿胀，假肢只能穿进一半，动作一大极易脱落。

“那时候真是腿也不敢抬，就顺着雪面慢慢往下蹭。从7900米的高度下来，一般人最多也就走四五个小时，结果我走了十几个小时。”夏伯渝说。

成功攀登珠峰之后，夏伯渝的人生故事感染和激励了更多人。2019年，在劳伦斯世界体育奖颁奖盛典上，夏伯渝坚持不懈的攀登历程获得了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

在夏伯渝家中，有一个角落摆满了奖杯和纪念品，记录和见证着他的荣耀和忙碌。中国男篮、女篮国家队，中国田径队，北京国安足球队……很多体育队伍都曾邀请夏伯渝分享个人经历，鼓励年轻一代的体育人为梦想不断拼搏。

“对我来说，登山是一个目标和梦想。这么多人的关注确实打乱了我的生活，但如果我的登山经历能够给大家一些启迪和借鉴，那我就很欣慰了。”夏伯渝说。

同登山爱好者交流时，总会有

很多年轻人围上来，向夏伯渝咨询登山问题。“有的人说，你都70岁了，没有脚还能登上珠峰，那我也没问题。我会告诉他们，登山绝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以前是登山运动员，而且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锻炼。登山一定要从体能上、思想上、资金上做好准备。”夏伯渝说。

等待下一次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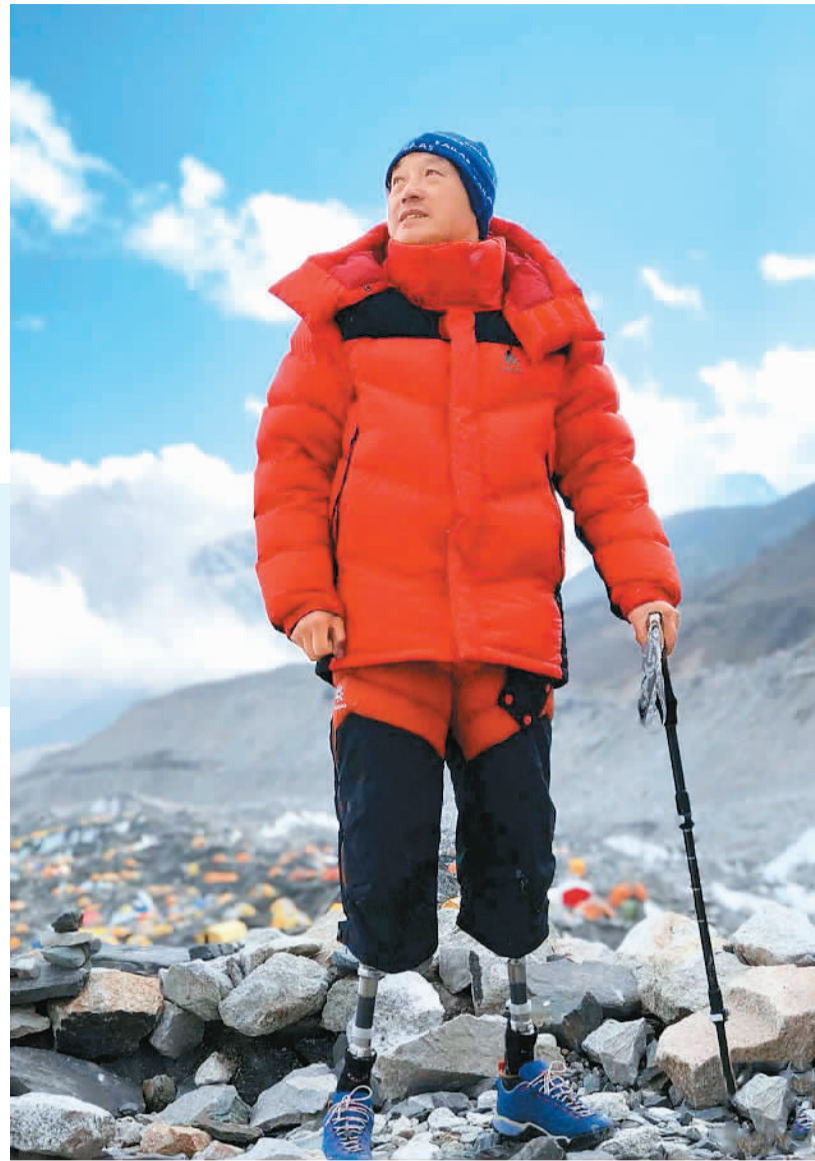
征服珠峰、继续攀登，并不是“老人与山”故事的结尾。

去年，夏伯渝重回珠峰保护区和珠峰大本营，身份却已不再是登山者。在那里，他与志愿者们一起收拾垃圾、宣传环保，鼓励更多人擦亮天路、保护珠峰。两天时间里，超过百人加入到夏伯渝的队伍。

疫情期间，中国和尼泊尔珠峰南北段暂停了所有探险活动。2020年5月，在珠峰大本营举行的春季登山垃圾清理回收仪式上，3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共清理出登山垃圾3786公斤。

“几年前登珠峰的时候，我就发现沿途有一些垃圾。珠峰永远在那里，攀登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我们不能为后来人留下‘垃圾山’，要为登山者创造干净的环境。”夏伯渝说。

每次到拉萨，夏伯渝也会去博物



夏伯渝在攀登中。

资料照片

馆看看自己亲手搭建的“中国梯”——1975年攀登珠峰时，他和队友奋战一天的时间，在珠峰北坡8700米处“第二台阶”的岩壁上架设了高近6米的金属梯，打通了登顶的最难关。

自此，天堑变通途。2008年，“中国梯”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时正式“退休”，落户拉萨珠峰登山博物馆。从1975年到2008年的33年间，“中国梯”帮助和见证了1300多名各国登山者征服珠峰。

“看到‘中国梯’，总是让我感慨万分。”夏伯渝说。2019年，电影《攀登者》的上映让更多人知道了“中国梯”的故事。每每讲起1975年的攀登经历、说起“中国梯”，夏伯

渝总是眼泛泪光。

从1975年首次精确测量珠峰高度，到2020年获得8848.86米的珠峰最新高程数据，中国登山者和测绘工作者不断刷新着人类认识世界的高度。作为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者，夏伯渝也格外有感触。

“珠峰测量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5G信号到了珠峰大本营，北斗系统精确导航……珠峰高度这个问题，我们国家最有发言权。”夏伯渝说。

征服珠峰之后，夏伯渝并不打算停止攀登的脚步。他给自己制订了新的目标——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南北极。尽管疫情延误了计划，但他仍在准备和等待着下一次出发。



华灯初上，明月高悬。五彩之光在国家速滑馆的玻璃幕墙上飞速流转，宛如速滑运动员在冰面上纵情驰骋。一年之后，这里将成为全世界顶尖选手汇聚的殿堂。

丝带飞扬，连通世界。以“冰丝带”为代表的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群蓄势待发，期待着与来自全世界的宾朋共享奥林匹克荣光。

“冰丝带”诞生记

“双奥团队”的梦想延展

北京北五环林萃路畔，一座清代的兆惠石碑见证了“双奥之城”的历史。2017年3月，石碑旁的临时场馆射箭场、曲棍球场完成北京奥运会的历史使命后优雅谢幕。3年后，承担北京冬奥会赛事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在这里拔地而起，与“鸟巢”“水立方”构成“双奥之城”北京的标志建筑群。

“如果说‘鸟巢’‘水立方’等北京奥运会场馆象征着‘百年圆梦、中华崛起’，那么‘冰丝带’则代表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的向往。从场馆设计的第一张图纸开始，我们就在考虑赛后利用，考虑为大众服务。”北京国家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国家速滑馆运行团队主任武晓南说。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设计总负责人、北京建院副总建筑师郑方曾承担主持设计国家游泳中心、国家网球中心等5座奥运场馆的重任。“冰丝带”的创意设计就出自郑方之手。

“水立方是把柔软的水设计成坚硬的方块，冰丝带则是把坚硬的冰设计成柔软的丝带，这蕴含了中国对自然的深层思考和刚柔相济的智慧。”郑方说，我们要把一个极具科技含量、可持续运营的“冰丝带”交给冬奥、交给北京。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总工程师、北京城建集团总工程师李久林曾担任“鸟巢”项目总工程师。他说，“鸟巢”的钢结构是北京奥运会留下的重要遗

产，“冰丝带”则在大跨度索网结构屋顶、材料国产化、绿色场馆、智慧场馆等方面形成新的亮点。

原始创新成就“中国方案”

国家速滑馆冰面面积近1.2万平方米，制冰会产生大量能耗，应用何种技术制冰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在与北京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制冰专家的讨论中，国家速滑馆建设方最早提出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国家速滑馆制冰系统设计负责人马进说：“中国二氧化碳亚临界直冷制冰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事实证明，这条新路线不仅走得通，而且走得更远。”

在创新的背后，环保考量是最重要的因素。据介绍，使用相同数量的传统制冷剂的碳排放量，是二氧化碳制冷剂的3985倍。将来，在“冰丝带”全冰面运行的情况下，一年可节约大约200万度电。

2018年1月，当李久林提出在国家速滑馆索网施工中应用国产高钒密索时，外界曾出现不同声音和意见。在一些人士看来，国产高钒密索从未在建筑领域应用过，更何况是要应用到国家速滑馆这一重大工程中。

然而，李久林所看重的，是坎坷背后的“新天地”。在推动高端材料国产化情怀驱使下，李久林和团队联合厂家进行技术攻关，仅用3个月便突破核心瓶颈。国产高钒密索在国内国家级大型场馆中首次成功应用，三亚亚沙会主体育场等国内各大工程

纷纷“效仿”速滑馆应用国产高钒密索，打破高钒密索国际市场垄断，进口索价格开始下降，国内高端材料行业跨步发展。

开放办奥打造“最快的冰”

打造“最快的冰”，是国家速滑馆建设团队梦想。

“国家速滑馆虽然位于平原，但我们会在可以掌控的范围内，给运动员提供最好的冰面。”北京城建亚泰制冰联合体负责人李燕敏说，“我们将赛道混凝土冰板层水平高差控制在4毫米左右，场地非常平整。采用二氧化碳制冷可将冰面温差控制在0.5摄氏度内，非常均匀。”

来自加拿大的资深制冰师马克·麦瑟是“中国方案”中至关重要的“国际元素”。年届花甲的他从1987年开始从事速度滑冰制冰工作，为全世界20来个速滑馆工作过，诞生过许多世界纪录的卡尔加里速滑馆的冰面就是他的杰作之一。

虽然马克久经沙场，但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仍给他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达到最优的电导率，在用来制冰的水中，提纯水和自来水的配比在每一个冰场都不一样，而这个配比需要马克靠自己的经验去调整，场馆的温度和湿度也是同样的道理。

“冰丝带”完成首次制冰之后，马克用一枚玉石印章在冰面上铺的一小张宣纸上盖上了自己的大名——这枚印章是中方团队为他准备的生日礼物。为了完成“冰丝带”的首次制冰，最近的这个圣诞节、元旦和60岁生日，马克都是在北京隔离期间度过的。

奥运遗产造福于民

已经退休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梁希仪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采访中国冬季项目。梁希仪说，在20多年前，滑冰馆在国内很难找，有的地方一个滑冰馆四五年也盖不起来。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之后，国内的冰雪场馆越来越多，尤其是打冰球的孩子越来越多。

武晓南说，在设计“冰丝带”的时候，充分考虑到赛后利用。从场馆灯光的分区域使用，到馆内的配套售卖设施等，都做了细心安排。

据北京国家速滑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宋家峰介绍，国家速滑馆比赛区包括3条400米速度滑冰比赛道、一条速滑比赛练习道、一块60×30米多功能冰场、一块61×31米多功能冰场以及一块活动冰场，能同时满足举办滑冰、冰壶、冰球等多项赛事以及大众进行冰上活动的需求，赛后可接待超过2000名市民同时开展冰上运动，也为赛后的商业演出预留了充分的空间。

对于“冰丝带”的赛后利用，武晓南有更大的“野心”。他希望充分利用国家速滑馆周围的空间，沿着人工湖打造一条夏季可以跑步、冬季可以开展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比赛的赛道，从而形成一湖、一馆（国家速滑馆）、一赛道的体育休闲综合体，吸引更多人流来共享这份“冬奥遗产”。

（据新华社电 记者孔祥鑫、张骁、王镜宇）
上图：国家速滑馆运行团队速度滑冰项目竞赛主任王北星在首次制冰完成后试滑。 新华社发

张帅王蔷澳网首轮出局

本报电（立风）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2月8日在墨尔本开赛。首轮比赛中，本次赛事31号种子、中国选手张帅以2：6和0：6不敌美籍华裔小将李安。这也是张帅自2016年打进澳网8强以来，首度在该项赛事中遭遇“一轮游”。不过，张帅随后还将同澳大利亚名将斯托瑟搭档，参加本届澳网的女双比赛。

在此前举行的比赛中，中国女单排名最高的选手、30号种子王蔷以6：2、4：6和4：6遭意大利老将埃拉尼逆转，3年来首次澳网止步首轮。

本届澳网，共有5名中国女单选手参加正赛。除了张帅和王蔷之外，郑赛赛、朱琳和王雅繁也在首轮比赛中登场。

2021年女子冰壶世锦赛被取消

据新华社电 世界冰壶联合会当地时间2月8日在官网宣布，原定于3月19日至28日在瑞士沙夫豪森举办的2021年女子冰壶世锦赛被取消，原因是瑞士当地卫生健康部门不予支持。

“世界冰壶联合会与赛事当地组委会被告知，鉴于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状况，以及对病毒新变种传播的担忧，（瑞士当地）将不会批准举办国际体育赛事。”世界冰壶联合会在声明中说。

这是女子冰壶世锦赛连续第二年被取消，2020年3月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原定在加拿大举行的2020年女子冰壶世锦赛在开赛前被取消。

世界冰壶联合会方面表示，目前正与各利益相关方协商研究完成冬奥资格选拔的各种形式，包括选择其他日期举办女子世锦赛或者以冬奥资格选拔赛替代。与此同时，2021年男子冰壶世锦赛与混双世锦赛的筹办仍将按计划推进。

雪上乐趣



山东省烟台市近日举行全民健身运动会雪上项目比赛，100余名选手参加了8个项目的比赛。图为小选手在比赛中。 孙文潭摄（人民视觉）